

陳長方

步里客談

舊題辛棄疾

南燼紀聞錄

舊題辛棄疾

竊憤錄 竊憤續錄

丁特起

靖康紀聞

李石

續博物志

全宋筆記

第四編 四

大象出版社

全宋筆記

第四編 四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宋筆記. 第四編. 四/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347-5020-5

I. 全… II. 上… III. 筆記—中國—宋代—選集 IV.
Z429.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28074 號

全宋筆記		第四編		四	
特約編輯	陳新	責任編輯	郭一凡	整體設計	張勝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出版發行	鄭州市經七路25號(450002)	印刷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製版	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開本	640×960 1/16	字數	155千字
印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2000冊	定價	40.00元

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

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常務)

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爲序)

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

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

本編執行主編 戴建國

目
錄

步里客談

陳長方撰

一

南燼紀聞錄

舊題辛棄疾撰

一五

竊憤錄 竊憤續錄

舊題辛棄疾撰

五七

靖康紀聞

丁特起撰

九一

續博物志

李石撰

一五七

◎ 陳長方 撰

步里客談

許沛藻 整理

點校說明

《步里客談》，陳長方撰。陳長方字齊之，別號唯室，侯官（今屬福建）人。紹興八年（一一三八）進士，官江陰軍學助教。因依外家客居於吳之步里，終日閉戶，研究經史，遂以名書。又有《漢唐論》行於世。

本書《宋史·藝文志》作一卷。據其行狀，當爲二卷，且知曾名《步里談錄》。上卷多北宋名臣言行，尤致意於熙、豐間是非，其論元祐黨人未必皆君子，最爲公允。下卷間評論詩文，頗多可采，至於月光、左右腎兩條，《四庫提要》已指出其有誤。原書已佚，今書系四庫館臣輯自《永樂大典》。

《步里客談》現知有《四庫全書》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說郭》本。此次整理以四庫本爲底本，校以《說郭》本。又從《說郭》中輯得一條，附於卷末。

校勘記

卷上

【一】

將以口舌勝 「將」字原脫，據《說郭》本補。

太祖皇帝，出兵平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一】。趙普屢言擇館伴，及又請，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以往。鉉反覆問之，其人聲喏，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也。

富文忠公少日，有詬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曰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名者？」案，此條載《說郭》本，今增入。

范文正帥西方，時相恐其成功入政府，欲塞其門，故授以邠州觀察使，再三以月俸優厚及遣中使宣諭。文正力辭，以伐其謀，竟得請以罷。未幾，坐擅答李元昊書，議加極法，降知耀州。

范忠宣公言：「江民表作小官時，便作取宰相時事。舜居歷山，及得天下，若固有之者。養於素也。」

魏泰託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騶》，以詆當世巨公，如范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弟。余於石氏士繇家見之。

邵康節先天學，自李挺之、穆伯長相授。《墓志》中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其實

自陳希夷來。嘗云：「天下聰明過人，唯程伯淳、正叔，其次則章惇、邢恕，可傳此學。」程先生問：「幾年可成？」曰：「二十年。」先生曰：「某兄弟無此等閑工夫。」章、邢聞康節語，遂來。康節視之，曰：「章子厚、邢和叔心術不正，挾此將何所不爲。」終不與之。故先天之學不傳。嘗爲章子厚筮一卦，說平生不差一字。

熙寧戊申，邵堯夫聞杜鵑啼，不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東南爲相，以文教亂天下，此禍非六十年不已。」未幾，王介甫召自江寧。介甫所建明經術法令，至建炎戊申方熄。

徐翼之云：見一老堂吏，言司馬文正在朝堂處置常程事宜，有尋常處忽發一事，便令人心服。

外祖林卿云：翰林學士趙彥若，司馬文正上客也，人未嘗見其私謁請問者，有事公言之，平日隨衆進退而已。政和間，范文甫建議於廬州、湖州取周鼎，遂持節過宋，解后劉器之請教，劉曰：「君富文忠外孫，程正叔門人，使某何所措詞？」

田腴承伯云：作官從人奏辟，非但賓主，便有君臣之義，不宜輕也。

初筮仕者求教於劉待制安世，曰：「清明和緩。」又問：「何以言緩？」曰：「何事不是忙壞却。」此言固足教初學，然學者知道，則緩急先後皆不失節矣。

劉道原恕嘗面折王介甫，故子瞻送之詩云：「孔融不肯讓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

此語蓋詆介甫也。

呂惠卿附王介甫甚固，司馬公言：「利合必離。」後果發介甫手簡，云「無使上知」。蘇子瞻改鑄顏淵之語曰：「吾聞觀君子者，問彫人不問彫木。」曰：「人可彫歟？」曰：「呂惠卿彫王安石。」

邢和叔遇人即訓誨，時人目曰「邢訓」。

呂正獻初喜邢恕，聞恕到京，訪之旅邸中。

王伯虎炳之，自編修官得帖職，章子厚徧問堂中諸人云：「誰主張？」呂正獻曰：「伯虎於例得實，上恩也。」章遂默然。

元祐中，東坡行呂吉甫賁詞，叙神考初用而中棄之曰：「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又曰：「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視。」既而語人云：「三十年作劄子，今日方剛得一箇有肉漢。」

元祐間，顧子敦臨爲夕郎，封駁任情。呂汲公大防謀之於呂正獻，呂曰：「遷臨耶，躁進者效之；責臨耶，畏懦者將不敢。方今治河之議未決，宜遣相河。」因此賞罰皆非由封駁也。

陳瑩中《答楊中立書》云：「乃欲毀此白麻哭殿庭。」某謂：「白麻，王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案，此原本分爲二條，而上半段語重，當係一條，今併。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君濟元康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結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案，此條又見孫穀祥《野老記聞》。《記聞序》云：「先人舊在陳唯室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姑錄梗概。」或原係《客談》中語也。

崇寧間，立《元祐姦黨碑》於宣和殿，蔡京書立於諸長吏廳事。未幾，星變，一夕大雷雨，碎宣和殿碑石，遂併諸州者去之。人心不以爲然而天應之，天人無間如此，體究可以知道。

宣和殿所立《元祐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爲首。

元祐黨籍固多真儒賢士，然蔡京以勢利傾奪錮之鉤黨者，亦多矣，未必皆君子也。余嘗題其後云：「等是名丹籍，誰知品目多。蜚龍同在肆，玉石共沉河。摧折人材盡，消磨歲月過。厲階生已甚，龜鑒莫蹉跎。」已甚，謂呂汲公行事也。

游公定夫，其子性剛，名之以損，且曰：「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先賢事事可法。

孫中丞多內寵，夫人以爲病，縱其尤者犯上，孫不能堪，去之。用此遂數人俱去，孫不之悟。

靖康初，金爲城下之盟而去。唐欽叟少宰，引唐自明皇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人主在外可以號召四方，力救京師。宜舉景德故事，下詔出臨洛京，以令天下，或能大振王畧。

不然亦可還據秦雍，以圖興復。翌日，何棗人對，引蘇內翰《志林》，以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其議遂格。

志林

蘇軾志林云：夫人心無所繫，其言必出於私。故其言必不

公。公之於世，其言必出於公。故其言必公。公之言必公，公之言必公。

蘇軾志林云：夫人心無所繫，其言必出於私。故其言必不

公。公之於世，其言必出於公。故其言必公。公之言必公，公之言必公。

蘇軾志林云：夫人心無所繫，其言必出於私。故其言必不

公。公之於世，其言必出於公。故其言必公。公之言必公，公之言必公。

蘇軾志林云：夫人心無所繫，其言必出於私。故其言必不

公。公之於世，其言必出於公。故其言必公。公之言必公，公之言必公。

蘇軾志林云：夫人心無所繫，其言必出於私。故其言必不

公。公之於世，其言必出於公。故其言必公。公之言必公，公之言必公。

蘇軾志林云：夫人心無所繫，其言必出於私。故其言必不

公。公之於世，其言必出於公。故其言必公。公之言必公，公之言必公。

蘇軾志林云：夫人心無所繫，其言必出於私。故其言必不

卷下

《盡心》一篇，真法言也。此孟子晚年言語，此之《公孫丑》等篇，無復剛烈之氣。
《伯夷歌》云：「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我安適歸矣。」陳古刺今，用意涵蓄，此太史公文筆，非伯夷意也。

韓師德曰：「《史記》書韓信之語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兒女子指蕭何、呂雉也。班固畧其語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兒女手。』殊失本指。『水上軍鬪入』，班固刪去，亦非也。」

司馬遷作《武帝紀》，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也。案，此條載《說郭》本，今增入。

漢武亦善用，末年，用金、霍及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之徒，處之皆得其地。但中年，宰相皆不擇人。

太史公有俠氣，故於趙奢、穰苴、儀、秦、刺客等作傳更得手。以未嘗窺聖賢門戶，故五帝、三王、孔子、孟子傳記，雖補綴事迹，亦未盡善。案，此下一條俱據《說郭》本增入。

西漢末文章，與文、景、武帝時小異，然文物之盛也，無如武帝時。將氣有盛衰耶？

抑由人主所好耶？

《美新》不類子雲文字，畏死，仕莽不敢去。後人遂以此汙之，君子惡居下流。

范蔚宗《黃憲傳》最佳。憲初無事迹，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叔度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蓋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之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諸人文字作底草爾。《五代史》於楊凝式不立傳，載其歷梁、唐、晉、漢、周，以疾致仕。又不明其本心。凝式諫父涉言：「大人爲唐宰相，而以傳國璽與人。」則其心可見。又不仕五代，而託心疾，其人賢，其節高，可知矣。余嘗謂自晦與草木共盡者，五代不爲無人，史不得其自者，固可歎。若凝式本末昭晰，史復不書，執筆者何其與善之狹也。

陳師錫伯修作《五代史序》，文詞平平。初蘇子瞻以讓曾子固曰：「歐陽門生中，子固先進也。」子固答曰：「子瞻不作，吾何人哉！」二公相推未決，陳奮筆爲之。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人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江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真成花被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黃魯直作詩法也。

《阿房宮賦》只是篇末說秦及六國處佳，若丁頭粟粒等語，俳優不如。

余嘗疑《三器論》非退之文章，又疑《下邳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戲，初出一譚語，滿場皆笑，此語蓋再出耶。《毛穎傳贊》：「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甚似太史公筆勢。《董晉行狀》書迴紇、李懷光二事，似《左氏》文字通解，非退之文字。之乎者也，下皆未當，其誣退之多矣。

秦少游云：「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余以歲月攷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谿堂詩》，則又如他人所作也。

《羅池廟碑》古本，以「涉有新船」爲「步有新船」，「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作「秋鶴與飛」。歐陽永叔以「步有新船」是，而「秋鶴與飛」爲不然。說者以是爲歐、韓文字之分，蓋篤論也。

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似紀消子養鬪鷄，在中朝時，方虛驕而恃氣；永州以後，猶聽影響；柳州以後，望之似木鷄矣。」

柳子厚《先友記》，廼用《孔子七十弟子傳》體。若《貞符》及《雅》，則以《盤語》詩人之文爲祖矣。

東坡辨《黃樓賦》非代於子由，此所謂欲蓋而彰之也。《卻掃編》：「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東坡自書。」

韓退之《畫記》，東坡以爲甲乙帳，而秦少游乃效之作《五百羅漢記》，人心之不同如

此。喻子才道王侍郎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歎，不如使人肅然生敬。」案，此條據《說郭》本增入。

張文潛見《富鄭公神道碑》，至論趙濟處，曰：「公文固奇，欲加『一』字可否？」遂改云：「及英宗、神宗之世，公老矣。功在史官，德在生民，北敵西戎，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而一趙濟敢搖之。」「一」字固文字關紐也。

余頃見嘉祐一詔《罷茶鹽法》，讀之數十過，不能去手，每歎息以爲真主言。既而觀《歐陽文忠集》，乃歐筆也。歐文溫潤，尤宜綸誥之詞。其言有「私藏盜販，實繁有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而陷吾民也」。

《東坡志林》云：「嘗欲倣《盤谷序》作一文字，竟不能成。態度如風雲變滅，水波成文，直因勢而然。必欲執一時之迹，以明定體，乃欲繫風捕影也。」

余嘗問王子世云：「蘇氏爲縱橫之學如何？」曰：「有之。」時案上有《莊子廟記》，云：「只此記中，謂『莊子於孔氏陽擠而陰助之』，此語亦縱橫家流也。」

自古稱齊名甚多，其實未必然。如姚、宋，則宋之守正非姚比也。韓、柳、元、白四人，出處邪正不同。人言劉、白，而劉之詩文亦勝白公。至如近代歐、梅、蘇、黃，而子瞻文章去黃遠甚，黃之詩律，蘇亦不逮也。

內外二制，以潤色王言、布告天下爲職，一字重輕，皆繫國體。喜則升之九天，怒則擠